

《迷夢鑽石島》 楊奕杰、許淳婷

兜兜轉轉，你還記得當初追尋夢想打拼的初衷嗎？在經濟起飛的柬埔寨，年輕人紛紛出走鄉下，前往那些開始興起的城市討生活。本片《迷夢鑽石島》就是藉由主角博拉的角度，帶領觀眾窺視鑽石島突起所帶來的改變以及人民被迫適應當局所受之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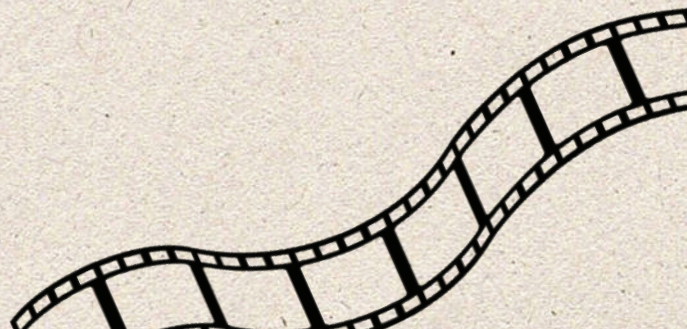
迷夢鑽石島

年滿18歲的博拉在朋友阿迪的號召下，離開原生家庭來到鑽石島的工地工作。在偶然的一次機會，博拉遇見了失蹤已久的哥哥索拉，卻發現有位神秘人不但贊助哥哥念書，甚至給了他優渥的生活環境。

戲份短暫的索雷，背景交代破碎，關於離開家鄉的原因更是隻字未提(可以揣測是導演對農村人口外移的安排)，但他的每次出現皆推動劇情發展，引領博拉在鑽石島的改變，尤其是讓博拉從勞動階級躍升中產。他給予博拉美國夢和物質的需求，從再次見面到消失蹤影；自給予博拉零用錢至讓他接手咖啡廳，博拉也漸漸疏離工地內的朋友並與心儀的女孩斷交，如同接受索雷輕易給予的禮物一般，也接受了他的安排和未來。若索雷的出現象徵了在柬埔寨資本主義的興起，那麼索雷消失後，在中產階級生活的博拉，正可說是對時下資產階級的繼承和延續。

在鑽石島五光十色的生活環境，金錢的利誘與朋友之間的情義互相拉扯；他想要兼備對愛情的憧憬與家人對他的期待。當靠著耕農過日子的博拉母親在片中接近尾聲時過世，是對博拉的生活重心投下了顆震撼彈，而他母親的離開，暗示著柬埔寨農村世代走向衰退。他認清家人及金錢的重要性後，他拋棄了一切，聽從哥哥的指示，成為了哥哥希望他變成的樣子，同時也不願再回去鑽石島。

在偶然的一次機會中，博拉禁不起女友哀求，只好帶她回鑽石島欣賞演唱會，而這次的歸來，卻好不真實。外資的持續湧入，工地開發日漸佔據大半個金邊，已不是博拉記憶裡的樣子，那個和朋友們在遊樂場嬉戲，與心儀的女孩目睹金邊降雪的回憶的樣子，另一面更說明了博拉在索雷的安排下與過去勞動階級生活一刀兩斷的事實。所有原先熟悉的事物隨著光陰及社會發展消逝，繁華街道、高樓大廈取而代之，往昔彷彿一場夢一樣，不留痕跡讓博拉回去探索。在故事中柬埔寨張開雙手歡迎外資的投入，藉此提升國家財源，復甦了經濟卻催化了都市「反吸」以及鄉村「退化」，貧富差距更因此擴大。



面對貧富，導演的表達方式

在視覺上面，導演運用了流行且柔和的光影調配，比如：夜裡的燈火、遊樂場、舞池的燈效等，讓畫面顯得新鮮活潑。而刻意的剪接，讓明暗快速切換、音量急遽變換，雖在觀看時給人衝突之感，卻也因如此，交替出主角生活裡層次的起伏變化。

拍攝技巧上，導演使用了大量長鏡頭，聚焦於主角們的臉部特寫鏡頭，留給觀眾充足的時間思考。每一個神韻、表情、動作背後是包含了何種情緒以及想法，使人彷彿化身為博拉，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抉擇。有一戲是博拉哥哥在吧檯旁問他要不要一同去美國發展，隨著博拉考慮、深思的心境，鏡頭也漸漸由遠而近鎖定博拉的臉部，原先身旁的五光十色也消失於鏡頭內；同時環境音量急遽上升，讓人更能投生意志在博拉身上，去思考哥哥給予自己的建議與期許。

其實，這些台灣也經歷過

在1960年代開始為台灣經濟起飛之時，剛開始發展的台灣，成為各國眼中的經濟奇蹟；在經濟快速發展下，許多鄉下的青年們為了憧憬、為了理想，紛紛出走於台北等城市，成為所謂的「島內移民」。在那之後的流行音樂，也都是描述著青年們懷抱著理想抱負，於台北街頭打拼，然而繁華的街道縱橫，卻始終沒有自己的容身之處；絢爛的霓虹燈閃爍，但從來都不如家鄉的星星。當時的台灣，其實正如現在的柬埔寨一樣，是一個讓人期待、充滿希望的開發處，任何的事物皆有可能。

我，是誰？

劇中，博拉在城市中面對了不同層面的誘惑，有金錢、有感情，但也造成了他對於自我認知的混淆，究竟自己該做什麼？什麼又才是自己真正要的？令人聯想起蔡明亮編導的《青少年哪吒》，不同於《迷夢鑽石島》透過博拉的眼睛去觀察柬埔寨，後者則是偏向讓觀眾主動發掘鏡頭層面下的情感體現，如同寓言般的相輔探究社會脈動。而兩部片皆是由一種「迷惘」貫穿其兩部電影，不過這迷惘卻從中有著不同意象。在《青少年哪吒》裡頭，待小康和阿澤等人的故事發展，蔡明亮導演運用長鏡頭嫻熟的營造出徬徨感，而這樣強烈的徬徨感是建立在無力改變的現實上，舉例來說，片尾阿澤和阿桂兩人在破舊公寓裡的戲份，阿桂對阿澤說：「我們離開這裡好不好」，但又不知何去何從，兩人緊緊相擁著並在對方懷裡啜泣，是無所適從且壓抑不伸的迷惘。而《迷夢鑽石島》中的博拉在擁有更富裕的生活後，代價卻是必須離開一起在工地賣命的友誼和底層出生的愛人，闡述的是成長過程下逼不得已該抉擇、捨棄的迷惘。

但不論是在鑽石島抑或台北，主角似皆被受困於反覆探索又茫然失措的無限輪迴的空間內，輕則孤僻疏離、找不到認同，重則迷失自我。

螢幕是現在，但卻充滿著過去與未來

本片導演周戴維自年幼即在法國出生、成長，在長大後才踏上並真正去了解柬埔寨的一切。如此的生長環境讓他既是法國人，也是柬埔寨人，在觀察柬埔寨這個國家時便有了新的思維及角度，他看到了柬埔寨電影盲目的跟隨好萊塢風格；也認為自己對於這片故土應該要擁有更深層的認識，於是周戴維開始以故鄉為題材拍攝電影，將大家不曾看過的柬埔寨風情展現給眾人。務實卻不失新意是他一貫的風格，在他的前一部紀錄片《金映歲月》，便可以看出他在空間和影像處理方面的潛力。不同的是《金映歲月》使用大量過去的海報、配樂等，做為與「現在」溝通的媒介，並利用口述回憶，勾勒出對過去緬懷的見證。相較之下，《迷夢鑽石島》反其道而行，將時空的疏離感帶到未來，以離鄉背井打拼的青少年襯托急速變化的社會。

《迷夢鑽石島》乍看之下是個極典型的故事，劇情描寫對美好稍縱即逝的惆悵，寫實基調的拍攝手法將該社會中青少年沒有目標的隨波逐流表露無遺；也在特別的光影、剪輯下讓人融入柬埔寨文化風情，令整體與主流電影截然不同擁有自己的步調及風格，最後的今昔對比，也使得事過境遷的無力感展露無遺。在坎城、釜山影展分別拿下大獎後，周戴維用自身實力，再次讓世界看見柬埔寨，也讓柬埔寨與國際電影接軌。

